

沈鴻的故事



几成工业出版社



90135760



沈鴻的故事

吳平 著

IZE
1033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54 号

沈鸿的故事

吴平 著

*

责任编辑:张树济 责任校对:丁丽丽

封面设计:姚毅 版式设计:冉晓华

责任印制:路琳

*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阜成门外百万庄南街一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17 号)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960_{1/32}·印张 5 3/4·插页 2·字数 59 千字

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875 ·定价:5.00 元

*

ISBN 7-111-04143-7/I·5



1993 年春沈鸿与作者摄于上海

自序

我和沈鸿共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在前廿几年里，两人从事不同的行业，各忙各的工作。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我们总是聚少离多。因此，我对沈鸿的公务活动，知之甚少。

1985年，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协为纪念沈鸿从事机械工业工作50周年和祝贺沈鸿的80寿辰，筹备出版《沈鸿论机械科技》这本书。当时我已离休，有时间参加这项工作。主要负责编辑“沈鸿工作年表”这一部分。

为编辑“年表”，我翻阅了近40本沈鸿的日记、工作纪录，不由心中暗暗吃惊。这几十年他是怎样走过来的！这不只是工作总量的问题。就在这时，我动了

想写沈鸿的真实故事的念头。

念头归念头，真正动手是 1992 年中的事。

这一年 4 月，沈鸿再一次住进医院，急救脱险。在医院病床上度过了他的 86 岁生日。就在这时，像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我动起手来。一些关心和熟识沈鸿的同志，知道我有这种念头，便从旁支持和督促我。他们说，能写多少是多少，要一鼓作气写下去。他们的意图，我当然心照不宣。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本小书，也是一种不是文学的“遵命文学”。

沈鸿在工业战线上半个多世纪的劳绩，有的已被列入当代中国史册，他的工作经验、方法、指导思想等，大体已收入《沈鸿论机械科技》（1986 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和《沈鸿文选》（1993 年出版）中；沈鸿的生平事绩，已收入李永新（已故）、张忠文合著的《沈鸿——从布店学

徒到机械专家》(1988年中国科普出版社出版)一书,并列入《科技人物丛书》。本书所描述的只是沈鸿这个特定的人所具有的某种精神。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当是指一种品格、一种操守、一种修养、一种境界。

这种精神的形成,又离不开本人的历史环境、天赋、觉悟程度(包括修养)、机遇诸多因素。本书试图从这几个方面,通过日常生活、思想作风的具体形象,来揭示沈鸿的精神境界。

沈鸿是平凡的,但又有不平凡之处;质朴的,但又具有一定的内在魅力;他为人随和但性格比较深沉。他的精神境界,当更为广袤。本书揭示的,只能说是他精神境界的一斑,远非全豹。这一点应该向读者交待清楚。

现在我把这本书献给读者,希望得到读者特别是关心和熟知沈鸿的同志

们、朋友们的不时指正。

吴 平

1993 年 9 月

目 录

自序

“老黑鱼”的“菩萨心肠”.....	1'
“老黑鱼”的“家规家教”.....	4
上了米业小学.....	7
哥哥“彩票迷”的启示	11
“和合二仙汤”	14
吃人的旧社会	17
母亲生前一桩未了的 心愿	20
他继承了一双巧手	23
“天外来客”与“流氓 嫂嫂”.....	26
严师出高徒	29
雄心勃勃	33
沈鸿与他的师弟和	

徒弟们	37
关键性的一步	42
去延安的前前后后	46
骗过了陕西省的张厅长	50
第一次见毛泽东	53
毛泽东思想对沈鸿的 影响	58
“上穷碧落下黄泉”的 酒精塔	63
稀奇的淬火炉	69
土计算尺和小高炉	73
艰苦生活欢乐多	77
吃肉与工作	81
在扶持和苦涩中几次见 张闻天	84
行军途中记趣	88
迟到的新人	92
志不在“官”	96
迷信与理性	100
不唯上 不迷洋	104

加速马鞍山车轮轮箍厂	
建成·····	109
捕捉时间的人发明	
“公岁制”·····	115
在十年动乱舞台上扮了一回	
角色·····	120
酷爱读书·····	126
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131
天天读报·····	136
沈鸿的读书方法·····	141
奇文共欣赏·····	146
沈鸿与医院·····	150
几个“不”与一个“挤”·····	157
日常生活中的“形势”	
变化·····	162
怕麻烦别人又“缠”人·····	166
书后缀语·····	172

“老黑鱼”的“菩萨心肠”

沈鸿祖籍是浙江原海宁县硖石镇（现海宁市驻地）。

祖父是个有手艺的篾匠，自己还开一个竹器店。祖父生了四男三女七个子女。沈鸿的父亲沈厚斋排行第七，是最小的一个。祖父在世时就分了家。沈厚斋名下分得临街竹器店铺面一间和两间住房，一个灶披间。客堂同大伯父一家共用。沈家旧屋就留给了大伯父和厚斋这两房。

沈厚斋 36 岁上，因贩卖蚕茧赔光了借来的本钱，胸中忧郁加上一场重伤寒，雪上加霜，被夺去了生命。撇下了沈鸿兄弟二人伴着寡母过着清苦的日子。

当时，1913 年，沈鸿 7 岁，哥哥 13

岁，生活来源前两三年还能靠竹器店的收入勉强维持。后来竹器店关闭，就靠出租店面和母亲做针线的微薄收入以及外婆家的接济过活。

大伯父是沈家长子，又是当家人。分家时“近水楼台”多分多占是自然的。他们一房的生活比起沈鸿一家富裕得多。

大伯父死后，是大伯母当家，她比沈鸿大 50 多岁，浑号叫“老黑鱼”。在宗法社会的家族中，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事情普遍存在。何况沈鸿一家是在“老黑鱼”的卧榻之旁！

“老黑鱼”生性好佛，却并不六根清静。沈鸿曾绘声绘形地给我讲过一些“老黑鱼”的故事：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大伯母在房中低声宣诵佛号，忽听临街卖鱼声声，立即抬起头来伸着脖子大声叫喊着：“卖鱼的，多少铜钱一斤？要活的不要死的哟！”接着又闭目合十念起“阿弥

陀佛”来。

年关近了，这一年“老黑鱼”雇人打年糕，灶披间灯火通明。七八岁的沈鸿见到了未免嘴馋，加上好奇心特强，便悄悄地走向灶披间的窗墙，想看看年糕是怎么打的。无奈个子太矮，踮着脚也够不着窗棂。正好墙根擦着几个瓦盆，他便站在瓦盆上，攀着窗棂往里窥看。啪啦一声，瓦盆摔破了，人也摔了下来。“老黑鱼”闻声走出来一瞧，原来是这个小家伙闯的祸，不禁大怒，指着鼻尖把孩子狠狠责骂一顿。这时沈鸿的母亲走了过来，一边向“老黑鱼”道歉，一边拉着儿子回自己的房间，责备儿子：“没志气的小团，自家没得，看别人的干什么……”，说着说着自己也不禁伤心地哭了起来。

沈鸿晚年同我谈到这事时，还说，这种事，我一辈子就干过这么一回。

“老黑鱼”的“家规家教”

1919年，沈鸿13岁离家去上海学徒。在这以前，哥哥在邻县教书，家族中有些红、白喜事，年节礼仪，有时也通知他。因为大伯母的呵斥、母亲心酸的景象，还深深印在心头，他就拿定主意，概不参加。母亲赞赏儿子有志气，也不勉强他。

1931年，沈鸿在上海和人合办工厂，因母亲去世回硖石办理丧事。“老黑鱼”还在打他家房产的主意，几次三番地对沈鸿说：“三信（沈鸿乳名），七婶走了，你们兄弟也把家分了吧！”

沈鸿不置可否。丧事一完，同哥哥一起找到大伯母和家族中几个人，说道：“我在上海，工作很忙，难得回家。家里的

房产和一切什物都归哥哥所有了。”当面交待后，没过几天，自己只带了母亲的一张遗照，离开了养育他 13 年的老家。“老黑鱼”的良苦用心，未能如愿，也无可奈何！

大伯母是一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老封建。她的大儿子死得早，剩下了两男两女。两个孙子，不用说是她的心头肉，特别是小孙子。而对两个孙女却是另一番对待。

当年硖石镇算是开放得较早的。镇上办了女学校，还有女子当校长的。

虽说时代在前进着，但大伯母的封建宗法的家长权威，没有被撼动。两个孙女要求上学堂读书，大伯母就是不准。说什么“妮子家，上学顶啥用，都是赔钱货！不如安安分分在家里学会针线活，还派得上用场！”女孩的妈妈不敢说话，唯有三伯沈鸿暗地同情和支持她们，经过百般央求，大伯母终于松口，但有条件：上

学可以，每天得摇上多少袜筒，才准出去。女孩子们只有接受这个条件。于是每天放学回家，就摇袜筒，直到深夜，凑足了数目，才敢睡觉。

沈鸿的侄女沈定仙，78岁见到我时还说：“为了读书，把我们累坏了，别人回去可以温习功课，我们呢，一直到深更半夜还在不停地干活！”

有了文化知识，才可能立足于社会。1931年沈鸿在上海办厂，沈定仙受聘到厂里帮助管理财务。

沈鸿晚年同我谈起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时说：“我这一生从未偷过闲，做成了一些事业。当然有各种因素促成。但是穷苦出身的磨练，封建宗法家庭对我的无形压力，恐怕是最重要的。”接着他回忆道：“小时候父亲很宠爱我，3岁左右还经常把我扛在肩头。我想，如果父亲不是早死而是发了家，也不知将把我娇纵到哪种地步呢。”